

## 第五章 結論

從疏樓龍宿的形象來看，這是一個不同以往詮釋的儒生角色，不論在傳統、民間、歷史以及布袋戲裡，都是一個獨特的角色，也因此成爲霹靂布袋戲儒生的一大特色。疏樓龍宿儒生形象的探討及其意涵分析，關於本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 壹、疏樓龍宿儒生形象的探討

疏樓龍宿形象探討的部分，茲以文本、創作者、戲迷三方面而論。事實上，一個角色的設定必然是這些層面的加總，彼此互相影響，特別是像霹靂布袋戲這種目前仍在進行的表演藝術而言，有觀眾的支持戲才演的下去，因此這三者之間必定是彼此有所交涉，下面茲針對三個層面的研究進行結果的呈現。

#### 一、造型：華麗與尊貴

首先在造型方面，疏樓龍宿以華麗爲主要特色，服飾搭配不少象徵貴氣的珍珠與亮片，初期所持的紫龍劍亦佈滿珍珠，爲一把名符其實的珍珠劍。另外，生產者透過紫色與龍兩種元素來烘托疏樓龍宿尊貴的身份，紫色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代表高貴的顏色，而龍則是常與帝王有所結合，都是尊貴的象徵。因此，在紫色與龍的兩相結合之下疏樓龍宿不僅華麗，更顯地位崇高，加上在設定上疏樓龍宿爲儒門龍首，種種條件交合之下造就了其造型與地位。

#### 二、行事呈現的形象：四個階段的形象轉變

疏樓龍宿在劇中的形象共可分爲四個階段：光明期、爭議期、黑暗期與融合期。光明期階段，主要呈現希望與正義的形象；爭議期階段，呈現不同調的行事備受爭議；黑暗期階段，由於疏樓龍宿加入反派嗜血族成爲「嗜血族儒生」，呈現出負面的形象；融合期階段，疏樓龍宿以嗜血族身份重掌儒門天下，擺脫負面形象，但嗜血族身份仍無法卸除，留下一個可能引起爭議的元素。

#### 三、行事產生的互動：人性本惡、率性而爲、少主動、少涉世與利益考量

疏樓龍宿行爲所產生的互動而言，在「己—己」方面而言，是一種人性本惡以及率性而爲的思想。在「己—他」方面，除了與劍子仙跡有較多的互動外，基

基本上比較不主動與他人採取互動。在「己一事」方面，採取不輕易涉入武林事的態度，也比較考慮到能夠得到什麼利益或益處。互動類型可分為四類，分別是主要互動對象、被動互動對象、利益互動對象以及主動互動對象。主要互動對象為劍子仙跡，被動互動對象如九幽與魔龍祭天，利益互動對象如西蒙與邪之子，主動互動對象則鮮少。

#### 四、創作者理念：不算顛覆，呈現文人真實的另一面

在編劇羅陵的創作下，文人帶點驕傲、反骨、脾氣硬等性格投射在疏樓龍宿身上。羅陵認為，自古以來文人帶有相互輕視的一面，拿筆的人本身驕傲性就比較強，比較呈現一個「我欲」的角色，所以在設定上認為這不太算是一個顛覆的角色，假如儒教中人都是聖人或君子難免失去戲劇的張力，因此也會考慮到戲劇的呈現的問題。至於在造型方面，則是運用中國文人喜歡著墨遣詞用字，直接將其轉化成造型，凸顯該角色華麗的風格，呈現一個自我風格濃厚的角色。在行事上，羅陵認為霹靂布袋戲是打打殺殺的武林世界，比較不適合讀書人生存，所以互動也比較少，這點在疏樓龍宿身上相當明顯。因此，雖然疏樓龍宿在劇中做過一些反派行為，但仍屬於正道人士。

#### 五、戲迷的解讀：理由不同，相同的是皆喜歡疏樓龍宿

本研究主要訪問五位戲迷，兩男三女，包括霹靂布袋戲疏樓龍宿官方後援會會長、副會長、會員以及非會員，年齡為 21、26、31、36、41，學歷包含高職、專科與大學。根據訪談結果，五位戲迷喜歡的原因包括疏樓龍宿的音樂、個性等，華麗的造型不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而是其在劇中所呈現的行為。在疏樓龍宿的定位方面，雖然五位戲迷均喜歡疏樓龍宿，但對於疏樓龍宿是好人或壞人有不同解讀，有人認為正派，也有人認為亦正亦邪，但沒人認為是絕對的壞人，顯見戲迷心中對於疏樓龍宿的定位有不同詮釋。在疏樓龍宿與儒教的關係上，五位戲迷心中的儒生不外乎知書達禮、文靜、講究倫理道德等等，但疏樓龍宿的表現雖然與他們的認知不同，卻不會影響他們對於疏樓龍宿的看法，即使疏樓龍宿不再是儒教中人，依然會支持他，顯見是不是儒教角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後在影響

方面，對於「儒」這個字變的更加敏感是共通的影響，其他包括喜歡紫色、更加有勇氣等，其中有一位受到的影響最大，不僅改善母女關係，連帶也影響感情與交友型態，感情上希望找到具有疏樓龍宿部分特質的對象，交友上模仿疏樓龍宿不主動與他人互動的個性，由外向變成內斂。總結而言，疏樓龍宿這個角色雖然不同以往的儒生，但不會與戲迷心中的認知產生衝突，畢竟這只是戲劇。

## 六、生產者、戲迷、劇本與社會的相互指涉影響

霹靂布袋戲是一個進行中的文化產業，產業的持續除了生產者的維繫以外也需要觀眾的支持，這種概念類似 Alexander 的文化菱形概念（張正霖、陳巨擘譯，2006），也就是雖然生產者、消費者、作品本身各據一方，但其實仍互相牽動，會有個中介模式在其中，像是經銷商。因此，疏樓龍宿的產製也是在這種模式下所產生，經由疏樓龍宿代表的布袋戲、生產者霹靂布袋戲、觀眾以及社會四個方面進行相互指涉影響。對於生產者霹靂布袋戲而言，產製的角色與劇本必須獲得觀眾的支持才有利潤，公司的營運才得以繼續運作；對於疏樓龍宿而言，疏樓龍宿所代表的角色與意涵，同樣需要得到戲觀眾的支持；對於觀眾而言，其需求必須得到霹靂布袋戲的重視；對於社會而言，當今社會多元價值並立，能夠接受疏樓龍宿這種與傳統儒生不一樣形象的角色存在。除此之外，四者之間還會相互影響，例如社會同樣也會影響生產者的產製。因此，疏樓龍宿這個角色存在的意義至少包含這四個層面的相互指涉與影響。

## 貳、疏樓龍宿儒生形象的意涵

### 一、宗教意涵

從 Luckmann 的理論可知（覃方明譯，1995），後現代宗教的特色之一是「無形的宗教」，制度性宗教不再具有絕對主導的力量，終極意義模型的生產、包裝與銷售由消費者所決定，終極意義可能就存於私人領域之中，一旦成為這種模式，個人可經由社會經歷從終極之中挑選適合的東西。此外，後現代宗教中的一個特色是沒有絕對終極的神，疏樓龍宿這種「並存正邪」的特色其實反映了後現代宗教的特性；再加上疏樓龍宿的「商品化」，透過霹靂布袋戲文化工業的產製

出現一種與傳統儒生不一樣的儒，放在時代的脈絡下成爲現代人的另一個選擇，有些過於狂熱的戲迷，那種崇拜的心理狀態「擬似宗教」。透過霹靂布袋戲的產製，疏樓龍宿的「木偶」名符其實成爲「偶像崇拜」的對象，這種情形與宗教崇拜也頗有幾分相似，特別是完全吸收疏樓龍宿言行與價值的戲迷，日常生活受到重大影響，這種情形與一個宗教信徒也相去不遠了。因此商品化的疏樓龍宿具有五種功能，分別是：滿足戲迷的需求、增加戲迷對於角色的認同、凝聚戲迷、增加戲內與戲外的連結，最後爲增加霹靂布袋戲公司的收益。

## 二、社會文化意涵

當前華人社會雖然多元價值並存，但像是孝順、倫理等儒家的核心價值未被淘汰，依然是普遍流傳在社會中的一種文化。當前應該思考的是，儒生能夠扮演什麼角色？或許傳統儒生的概念難以在這個時代扎根，僅具備儒家思想與義理也不足夠。因此，儒生在當代社會應轉化成扮演「具有人文素養與關懷以及批判思考與改善社會的知識份子」，也就是生活化實踐的儒生。

疏樓龍宿在劇中的行爲與表現也值得吾人深思，諸如人性善惡論、不完美的個性、不是傳統君子聖人形象、消極的不參與世事等等，這些現象凸顯出儒生不只是傳統儒生，也可以是不同面向的詮釋，這種不同以往的詮釋也符合當代多元價值並存的特色，因此吾人可思考，到底一個儒生在當代社會可以有怎樣的作爲，或許轉化成一個生活化的儒生是一個不錯選擇。